

祖庭指南

下

C40
4514
(153)

C40-4514

丁翁上座語云。城下有
家書置之。武州警雲山
我微笑塔院。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祖庭嫡傳指南卷下

武原居士徐昌治觀周父編述

第一世南嶽懷讓禪師。六祖嗣。金州杜氏子。唐

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生。有白氣上屬天。太

史奏之高宗。宗問是何祥乎。對曰。國之法器。

不染世榮。宗傳敕金州太守韓偓。親往存慰。

年十歲。惟樂佛書。有玄靜三藏告師父母曰。

此子若出家。必獲上壽。廣度衆生。至垂拱三

年年十五。依荊州玉泉寺弘景律師出家。通
天二年受戒。習毘尼藏。一日歎曰。夫出家者。
當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遇同學。坦
然相與。謁嵩山安公。安令詣曹溪。見六祖得
法。侍祖復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若
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常習坐禪。師
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
作佛。師乃取一磚於彼菴前石上磨。一曰。磨

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
師曰。磨磚旣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曰。如何。
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牛卽是。打
車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
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
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
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
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

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九秋。日益玄奧。遂得法。既是無相三昧。與甚麼作車。喚甚作牛。總是金鞭影裏橫馳驟。踢碎車輪踏殺牛。

僧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炤。師曰。雖然不鑑炤。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闢化于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摠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祖云。自從

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入室弟子六人師各印可得正脉者馬祖一人而已師于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塔于衡嶽諡入慧

第二世江西道一禪師南嶽嗣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稱馬大師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于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于渝州圓律師開元中習定于衡州

讓和尚發明大事受法始自建陽佛跡嶺遷臨川次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鍾陵開元寺四方學者雲集

鄧隱峯辭師至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峯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去見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蒼天峯無語卻回

師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

心卽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自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故三界惟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

汝但隨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得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色乃可隨時着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言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碍當生卽不生

卽心卽佛頭上安頭非心非佛無繩白縛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泥裏洗土塊就師答僧問三種語看來未後且發體會大道何等觀面相呈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甚

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

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

超物外。

雨三朝弄風月。馬師亂劉塗污要與明月清風增光。須具眼勘破。

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

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

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僧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曰

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

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

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問取海兄去。僧

又問百丈。丈云我者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

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這僧問頭太峻峻。幾令馬師父子出身無路還。

喜獨樓前。着着中箭。

三箇不答。總是拍

盲地。將古人醍醐上味。着毒藥在裏許。所

以馬祖道待汝一口。及盡西江水。卽向汝

道。與此公案一般。若會得藏頭白。海頭黑。

更會西江水話。這僧將一擔情。換得箇

不安樂。更勞他三尊宿。入泥入水。畢竟這

僧不瞥地。雖然恁麼。這三個宗師。卻被擔

板漢勘破。如今只管向語言上作活計。云

白是明頭合。黑是暗頭合。只管鑽研計較。

殊不知古人一句。截斷色根。須是正脉裏

自看始得穩當。所以道。末後一句。始到半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

師于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于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于來月歸茲地矣。及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體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日面月面。晝夜常現。孰信盲人。卻自能現。正是爛破臉皮。渾是骨。一箭清光射人屋。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着眼。師直下覲。士曰。一等沒弦琴。惟師彈得妙。師直上覲。

士禮拜。師歸方丈。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

且道是賓家弄巧成拙。王家弄巧成拙。上覲下覲。怎顯本來人。居士禮拜。團圓吞箇栗。

入室第子一百三十九人。坐道場者八十四員。龐蘊居士在內。元和中。諡大寂禪師。塔曰。

大莊嚴。應識而出。一磚打醒。縱橫蹴踏。機用最神。

第三世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馬祖嗣。福州長樂王氏子。見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曰。此爲誰。母曰佛也。師曰。形容與人無異。我。

神慶指掌
後亦當作佛。卅歲離塵。三學該練。衆馬大師
爲侍者。檀越每送齋飯來。師纔揭開盤蓋。馬
大師便拈起一片胡餅。示衆云。是甚麼。每每
如此。經三年。一日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
飛過。祖曰。是甚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麼處去
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
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于言下有省。卻歸侍
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師曰。

無。曰。被人罵耶。師曰。無。曰。哭作甚麼。師曰。我
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麼因緣
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
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
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
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
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麼卻笑。師曰。適
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

野鴨子知何許。馬祖
見來相共語。話盡雲

山水月情。倏然
不會還飛去。

次日馬祖陞座。衆纔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
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
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
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
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馬師

陞堂百丈捲席分
明一貫兩箇五百。

師再參侍立次。祖自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

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
人師。取拂子豎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掛
拂子于舊處。祖震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

一聲塗毒聞皆喪。徧地觸髅無處藏。三寸
舌伸安國劍。千秋凜凜白如霜。○客情步
步隨人轉。有大威光不能現。突然一喝雙
耳聾。那吒眼開黃藥面。○從前汗馬無人
識。祇要重
論蓋代功。

未幾住大雄山。以所處岩巒峻極。故號百丈。
四方學者磨至。一日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

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滅師半德。見過于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黃檗因百丈舉馬祖一喝明機。終嗣百丈而不嗣馬祖。以親承面稟故也。真萬古師承之法。可見耳聾不在一喝處。吐舌不在耳聾處。○馬祖捉生蠶。做繭。百丈牽死牛。

穿鼻。昨日今朝箇裏事。智如鶩子不能知。○如今人誤認。見過於師。每以涉畧自矜。指天畫地。呵父罵祖。笑殺傍觀。

住後。馬師送三甕醬至。師集衆上堂開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卽不打破。道不得卽打破。衆無語。師打破。歸方丈。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惟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于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

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于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岩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

乃依法火葬。

不落與不昧。半明兼半晦。不昧與不落。兩頭空。索索。座中既有。

江南客。休向樽前唱鷓鴣。一僧云。不落因果。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云。不落因果。又何曾墮野狐來。雪峯聞之。聳然。因爲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大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標任縱橫。金毛跳入野狐隊。

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

此得意忘言。手

舞足蹈機括。今人便認作打會。

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

馮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馮山。屏卻咽喉唇。習作麼生道。山曰。卻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

上堂云。靈光獨耀。迺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

佛。

人人本具。個個圓成。會也。草披春色。不會。月湧秋清。弗用求真息見。那許帶月忘形。

僧問如何得自繇分。師曰。如今卽得。或對五欲。入風情。無取捨。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忘。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炤。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

是汝導師。能炤破一切。無有諸境。是金剛慧。
卽有自由獨立分。

夜半忽然忘月指。虛空迸出日頭紅。

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旣徧求作具不獲。則亦不食。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諸方。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歸寂。諡大智塔曰大寶勝輪。嗣法一十五人。

豎去橫來。無別事。巍巍獨坐大雄山。等閒撥轉野狐調。引出鬚鬚入漢關。

第四世洪州黃檗希運禪師。百丈嗣。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

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間曰。太無厭生。師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師須臾辭出。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禪

師廬于塔傍。乃往祭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辜負吾。丈一日舉再祭馬祖被喝話。師遂領拾得紅爐一點雪。
卻是黃河六月水。

丈一日問師甚麼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麼。師便作虎聲。丈拈斧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
一日上堂。大眾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眾不散。師卻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腳。取笑于人。但

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腳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癢。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腳。亦須着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裏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卻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身上着衣方免寒。口邊說食終不飽。大唐國裏老婆禪。今日爲

君註破了。○黃檗山中明示衆。大唐國裏暗藏身。袈裟一角猶拖地。誰是叢林有眼人。○無師充塞大唐國。唾酒糟漢會不得。竹寺閒過春已深。落花亂點莓苔色。

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太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聲。師戴笠便行。嗣法六人。

第五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黃檗嗣。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受具。便慕禪

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衆問否。師曰不曾。衆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便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

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蔭覆天下人去。在師來。曰。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衆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不

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師于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搥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卻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卻回黃檗。檗見便問。者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

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叅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者風顛漢來者。裏將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者風顛漢叅堂去。連打三番不展眸。更饒一搥始昂頭。策拳鼓掌威聲甚虎。虎尾虎頭通併收。○今之開堂者。見別堂僧來。招攬惟恐不及。正于鬧熱攘奪時。令眼看大愚行徑。真千古宗師。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于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禱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卻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祖令

全提繼後宗。示徒端不在從容。棒頭擊起。喚岩虎。霹靂轟騰。臥海龍。

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

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師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于言下領旨。

奪人不奪境。三竿曉日千門曉。奪境不奪人。玉鞭金鐙賞殘春。人境兩俱奪。漠漠長地圍。偃月。人境俱不奪。上下四維春似潏。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

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

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棒喝交馳。總不親。卽非親處。就

爲真。寧同生也。莫同死。直下休教錯認人。

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

人作麼生會下座

第一玄。古井茫茫把雪填。第二玄。未曾開口在言前。

第三玄。胡孫心肝樹上懸。第一要了無奇特并玄妙。第二要。門外讀書人來報。第三

要。蟪蛄眼。

裏山河繞。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叅徒亦學師喝。師曰。汝

輩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

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者裏分得賓主

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

僧喝。

一喝。如金剛寶劍。劈面揮時。難彈閃。一喝。如踞地獅子。古塚野狐。逢卽死。一喝。

如探竿影草。玉門關透長安道。一喝不作

一喝用。十月黃河連底凍。

據令聲前我獨雄。橫驅萬里疾雷風。始知無限賞心處。鎮國傳家在此中。

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

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

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一條拄杖兩手扶。試問諸

人會也。無。滿目堂堂通。是漢。幾個男兒是丈夫。

示衆。叅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

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

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獅子或乘象王如有
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
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
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
治喚作賓看王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
學人問處卽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
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
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

好善知識知識卽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
禮拜此喚作主看王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
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
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
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賓中賓魚目將爲無價
珍賓中主到家猶自喃

喃語王中賓唱歌還是帝鄉人王中主大
用現前沒規矩

夫分賓主如並存照用如別立君臣如縱
故日一旬分賓主日用一時行要會箇中
意日午打三更又曰賓主穆時全是妄君
臣合處正中邪還鄉曲調如何唱明月堂

前枯樹花。○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
道最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
新。嘆識三玄三要句。請看金色笑拈花。窺
鞭良馬今何處。高樹扶疎挂晚霞。

師見黃檗看經。曰我將謂是箇人。

元未是庵黑
豆老和尚

示衆。我有時先炤後用。有時先用後炤。有時
炤用同時。有時炤用不同時。先炤後用。有人
在。先用後炤。有法在。炤用同時。驅耕夫之牛。
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炤用不同
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

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

若先用後炤則開却一切人眼

子。

若先炤後用則瞋一切人眼。若炤用同時

則半瞋半開。若炤用不同時則全開全瞋。

此四則語。有一則有賓無主。有一則有主
無賓。有一則賓主俱無。有一則全具賓主。
在人緇素間。

濟在黃檗栽松次。以鑊頭樂地三下。檗云。吾

宗到汝大興。

鑊頭露鋒鉞。氣宇孰敢當。知子
良哉莫若父。宗風亘古自堂皇。

上堂。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從汝等面
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出問。如何是

無位真人。師下禪牀。把住云。道道。其僧擬議。師托開云。無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便歸方丈。

師問院主。甚麼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曰。糶得盡。師以拄杖劃一劃。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當機撥轉乾坤骨。撒隨漫天瑩絕瑕。

趙州遊方到院。在後架洗腳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卻遇山僧洗腳。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即便會。啗啄甚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腳。今日錯爲人下註腳。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炤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盡是頭上安頭。今日爲你抽釘拔楔。做箇

酒洒落落地丈夫兒。何故喫他殘羹餽飯。
隨他腳轉。

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三
聖出曰。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
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
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卻。言訖端坐而逝。
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諡慧焰。嗣法二十二人。

臨濟悟道。全得黃檗力。若非大愚。廓然太
公。未免反成辜負。這三拳明消息。一掌絕
羅籠。如太阿由匣。不可犯鋒。亘臨濟一宗。
高天下。源遠而流長也。

塔曰澄靈。

第六世興化存獎禪師。臨濟嗣。初在臨濟爲侍
者。後在三聖會中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
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
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
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
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
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腳。

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者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亦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于黃檗。

處喫棒底道理。

烈焰堆中撈得月。須彌頂上浪滔天。

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于我太孤。本爲太覺師兄。大覺于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興化眼空四海。不
因大覺痛錘。爭見

臨濟喫棒道理。且如何是臨濟喫棒底道理。良久云。再犯不容。

師見同衆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者瞎驢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

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炷。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者裏。卻去不得。似者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者禮拜。甚處是興化將手向伊面前。畫兩遭處。亦甚處。見權實。炷用。未免鬼窟裏作活計。

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有。旻德禪師出禮拜起。便喝。師亦喝。德又喝。師亦喝。德禮拜歸衆。師曰。適來若

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虎驟龍驤。作者機。電光石火。較猶危。當陽喝下。全身現。後代兒孫。取次吹。

師謂克賓。法戰不勝。罰錢五貫。

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定上座。初茶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

牀擒住一掌座。佇思。傷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座忽然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問上座甚處來。座曰。臨濟來。巖曰。三人特禮拜和尚。座曰。和尚已順世。巖曰。某甲福薄不遇。不知在日有何言句。座舉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面門出入。未証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搦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

位真人。是甚麼乾矢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座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語塞。巖雪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望慈座止。嗣法二人。

唐莊宗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師乘馬忽驚。師墮傷足。師喚院主做個木楞子。主做了將來。師接遶院行。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楞子。端坐而逝。謚廣濟禪師。

第七世南院慧顓禪師。與化嗣僧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子。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麼。曰。不會。師曰。正令卻是你行。又打一拂子。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

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于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觀。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若得眼明。其用自備。所以道。子若啼吼。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樣。

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

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者瞎驢亂做。擬議。師便打趁出。

僧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尙接。師曰。且喜與以平交。

第八世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嗣餘杭劉氏子。少魁壘。有英氣。于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

意。父兄強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卽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髮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正觀。定慧後棄去。遊名山。到越州。謁鏡清。清歎其俊快。到華嚴。寓止爲維那。屬廓侍者從南院來。師心奇之。因結爲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廓使更見南院。師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師便喝。

院于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卻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叅堂了。卻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

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甚麼。師曰。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院便打。推出方丈云。者般納敗缺底漢。有甚用處。師于是服膺。一日。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卻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于言下大徹玄旨。遂依六年。南院一日問師。汝道四種料揀語。料揀何法。

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卽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哀之。爲施方便。如楔出楔。又曰。明破卽不堪。於是南院以爲可以支臨濟。

四料揀事。定不在語言上。所以從上諸聖。各以善巧方便。惻惻惻惻。惟恐人泥在言語上。若在言語上。一大藏教。五千四十八卷。說權說實。說有說無。說頓說漸。是豈無言說。因甚麼。達磨西來。卻言單傳。心印。不立文字。語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因何不說傳。玄傳妙。只要當人直下。明自本心。見自本性。若泥着四料揀作解。臨濟之意。果如是乎。須盡將諸方學識。掃向他方世界。百不知。百不會。虛卻心來。自理會。

示衆。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腳跟底。大凡衆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現前。勿自拘于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爲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卻。直教箇箇如獅子兒。吒呀地。對衆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

正眼觀著。觀著卽瞎。卻渠眼。嗣法四人。

汝州太師宋侯。捨宅爲寺。請師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

第九世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風穴嗣。萊州狄氏子。受業于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嘗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晚于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穴。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

如某者何如。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着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没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

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鵲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開法于首山大振臨濟之道。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卻父曰百歲翁翁豈有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一法與人。

首山有入地之謀。這僧具衝天之畧。

雖然兩不相傷未免二俱弄險畢竟如何。聖後始知松栢標事難方見丈夫心。

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者裏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者裏著眼始得。若是眼孔定動。卽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窓看馬騎相似。擬議卽沒交涉。

嘗作綱宗偈曰。咄哉拙郎君。素潔條然。巧妙無人

識。運機非耳日。打破鳳林關。蕩盡珍瓏性。着靴水上立。

塵泥。咄哉巧女兒。妙智理圓通。擲梭不解織。無間功不

立。看他鬪雞人。旁觀審騰距。水牛也不識。全力

能負。不背陰山子向陽多。廻無背面。南來北往意

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間斷。東海

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

廣教院歸省禪師。遊方祭首山。山一日舉竹

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卽背。喚

作甚麼。省掣得擲地上。山曰。瞎。省于言下豁

然大悟。竹篋未舉已相通。觸背兩頭太勝騰。

分付后邊休打草。鐵蛇不在此山中。

○覷面揮來電火馳。主家立處十分危。

當人。不有孔明作。殺活縱橫總任伊。

淳化四年。辭衆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

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炤。日輪午後示

前身。言訖。安坐而逝。茶毘收舍利建塔。嗣法

十二人。

法華放下復何爲。獨露當人兩道眉。正與麼時全殺活。轉身拂袖露風規。

第十世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首山嗣生俞氏
太原人也。器識沉邃。少緣飾。有大智。於一切
文字。不繇師訓。自然通曉。年十四。父母相繼
而亡。孤苦厭世。剃髮受具。杖策遊方。所至少
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師嘆曰。是何言之
陋哉。從上先德行腳。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
擇耳。不緣山水也。師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
有一人。最後至首山。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

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曰。象王
行處絕狐踪。於是大悟。言下拜而起。曰。萬古
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撚始應知。有問者曰。見
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服勤
甚久。辭去遊湘衡間。長沙太守張公茂宗。以
四名刹請師擇居。師笑。一夕遁去。北抵襄沔。
太守公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隱皆虛席。
太守敦請。師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淳化四

年首山歿。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
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師閉
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
小節。風穴懼應識。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
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
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
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冥坐一榻。足不越
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

州垂三訣。

第一訣。佛祖曾超越。莫話未生前。
休論心路絕。第二訣。動靜誰甄別。

龜毛扇子扇。泥牛一點血。第三訣。江
南并雨浙。春和萬樹花。冬冷千巖雪。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
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縑素不分。不能與人
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
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
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
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摠

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俊錫起不及。與阿誰同音吼。面南看北斗。作麼生是同生殺。向上一路滑。甚麼物同得失。判官。手裏阿那箇同具足。如賊入空屋。是甚麼同徧普。蟭螟吞卻虎。何人同真志。無是無不是。孰能總同參。特地。口喃。那箇同大事。山形在杖子。何物同一質。二十九。七。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

出來。未有參學眼在。

十智同真面目全。于中一智是根源。若人欲見

汾陽老。孽破。三三作兩邊。

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請師主承天。使者三至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師乃令設饌。俶裝告衆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師曰。汝日行幾里。

曰五十里。師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日行七十里。師曰：汝亦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即到。師曰：汝乃隨得老僧。復顧使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侍者卽立化于側。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六夏。嗣法一十一人。同時得証者六人。后霜圓瑯那覺、大愚芝谷、泉道法華、舉天聖、泰參遍諸方猶未管。一言之下絕狐疑。碧潭萬古間明月。象子翻身正是時。

維收舍利起塔

第十一世潭州后霜楚圓慈明禪師。汾陽嗣全。州清湘李氏子。少爲書生。年二十二。依城南湘山隱靜寺得度。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師連眉秀目。頽然豐頤。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所呵。以爲少叢林。師崖柴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陽昭禪。

師道望爲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
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師不顧。
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
眠草宿。至龍州。遂造汾陽。昭公壯之。經二年。
未許入室。師詣昭。昭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
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
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
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

卒。昭公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
杖逐之。師擬伸救。昭公掩其口。師大悟曰。乃
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
禪師。以母老南歸。依洞山聰禪師爲首座。宣
春太守黃宗旦。請出世南源。任三年。棄去。謁
神鼎譚禪師。問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
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師長髮不剪。弊衣
楚音。通謁稱法侄。一衆大笑。問遣童子問。長

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曳杖而出。顧見欣然。問曰。汾州有西河獅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則回顧。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譚老总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譚遣人追之。不可。嘆曰。汾陽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會道吾虛席。譚力推師主之。法令整肅。亾軀爲道者集焉。次住石霜。

大振臨濟之道

示衆。以拄杖擊禪牀。一下云。大衆還會麼。不見道。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治。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香嚴恁麼悟去。分明悟得如來禪。祖師禪未夢見在。且道。祖師禪有甚長處。若向言中取。則誤賺後人。直饒棒下承當。孤負先聖。萬法本閑。惟人自鬧。所以山僧居福嚴。只見福嚴境界。晏起早眠。有時雲生碧嶂。

有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
花香散。視融峯畔。把瘦筇。坐盤陀石。與五湖
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只見興化
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填。漁唱瀟
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
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
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云。是處是慈
氏。無門無善財。

師平生以事事無礙行心。凡聖所不能測。室
中晏坐。橫刀水盆之上。旁置草鞋。使來叅扣
者。下語以卜契機。康定庚辰正月五日示寂。
塔于石霜。嗣法一十七人。汾陽有全機大用。
使慈明向機下脫
羅籠。神鼎有赤手殺人超羣眼目。正是
大方獨步無餘物。任運騰騰只麼行。

第十二世楊岐方會禪師。慈明嗣。袁州宜春冷
氏子。少警敏。不事筆硯。及出家。閱經典。輒自
神會。慈明總院事。依之雖久。然未有省發。每

卷下
叅。明日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日監
事異日。見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爲。一日明適
出。雨忽作。師偵之小徑。既見。遂擲住曰。這老
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明日。監事知
是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卽拜於泥塗。問
曰。狹路相逢時如何。明日。你且躲避。我要那
裏去。師歸。來日具威儀。詣方丈禮謝。明呵曰。
未在一日。明上堂。師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

入亂峯時如何。明日。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
村。師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曰。好
喝。明又喝。師亦喝。明連喝。師禮拜。明日。此事
是箇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展則成掌。
握則成拳。

一日慈明問師。馬祖見讓師。便悟去。且道迷
卻在甚麼處。師曰。要悟卽易。要迷卽難。明移
興化。師辭歸九峯。後道俗迎居楊岐。道法大
振。次遷雲蓋。皇祐元年示寂。塔于本山。嗣法

四人

三脚驢子弄蹄行。騰騰步步契無生。楊岐知你猶未省。湖南長老兩眉橫。

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爲積翠南。一爲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採焉。末流未免冒濫。會如玉人之治璠璵。故其子孫皆光明。炤人。克世其家。蓋碧落碑無贗本也。

第十三世舒州白雲守端禪師。楊岐嗣。衡陽葛

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禪師。披削往來。衆楊岐。岐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遭顯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

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炤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讎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愈大駭。曰。何謂也。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中侍久之。辭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舉任承天。聲名籍甚。次徙法華。龍門。興化。海會。所至衆如雲集。武陵溪畔杜鵑語。十里桃花血染紅。

示衆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常處此菩提座。大衆作麼生說箇隨緣赴感底道理。祇於一彈指間。盡大地含生根機。一時應得周足。而未嘗動着一毫頭。便且喚作隨緣赴感。而常處此座。祇如山僧此者。受法華請。相次與大衆相別去。宿松縣裏開堂了。方歸院去。且道還離此座也無。若道離。則世諦流布。若道不離。作麼

生見得箇不離底事。莫是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又莫是一切無心。一時自徧麼。若恁麼。正是掉棒打月到者裏。直須悟始得。悟後更須遇人始得。若悟了遇人。當垂手方便之時。着着自有出身之路。若祇得乾蘿菔頭底。不惟瞎卻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先傷鋒犯手。大衆須知。悟了遇人者。向十字街頭與人相逢。卻在千峯

頂上握手。千峯頂上相逢。卻在十字街頭握手。所以山僧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住。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此事如萬仞崖頭放着手。便撲到底。只是捨命不得。熙寧五年示寂。嗣法六人。

白雲抱珠。被楊岐一笑。直下如桶底脫。正是忽然通達了無碍。萬里山河現本光。

第十四世蘄州五祖法演禪師。白雲嗣。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

唯識百法等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外道難曰。旣不分能證所證。卻以何爲證。無能對者。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如何是知底事。遂往質本講。本講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扣傳佛心宗者。師卽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咨決。所疑終不厭。遂謁浮山遠禪師。請益前話。遠

云。我有箇譬喻。說似你。你似箇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橫在腰。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麼事。師默計云。若如此大故。未在一日。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潛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

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繇。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明。師于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遂叅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白雲。雲爲手舞足。

祖庭指掌 卷一
踰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圓悟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師云：也祇是箇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者裏卻似馬前相撲，倒便休。師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頽四十里。

內巖谷震吼，闍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

嗣法一十三人。

門裏出身易，身裏出門難。打破大唐無覓處，浮生穿鑿沒

相于。○古人不叨謚爲人，亦不理沒諸方眼目。如浮山指五祖見白雲，真退已讓千萬中無一。使演公傾心其道，一撥投機，所謂朝來脫盡娘生襌，清風明月杖頭挑。

第十五世成都府昭覺寺克勤佛果圓悟禪師。

五祖嗣彭州洛氏子業儒。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妙寂寺，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卽去家依自省祝髮，從文昭。

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瀕死。嘆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創背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卽徒步出蜀。首謁玉泉皓。次依金鑒信。大鴻喆。黃龍心。東林度。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派屬子矣。最後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忿

然而去。祖曰。待你着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五祖之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卽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令入侍者寮。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且仔細。師適歸侍立次。問曰。

聞和尚舉小艷詩提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旣認得聲。爲甚麼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聲。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

喜祖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衆。得禪也。緣此所至。推爲上首。

任他深如滄海。亦要掀翻。更有高似青天。也須打落。

示隆知藏五祖老師。平生孤峻。少許可人。乾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自云。如倚一座須彌山。豈可落虛弄滑頭。謾人把箇沒滋味鐵酸餡。劈頭拈似學者。令咬嚼。須待渠桶底子脫。喪卻如許惡知惡見。胸次不掛絲毫。透得淨盡。始可下手鍛鍊。方禁得拳踢。然後示。

以金剛王寶劒度其果能踐履負荷淨然無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應轉向那邊千聖羅籠不肯住處。便契乃祖以來傳持正法眼藏。及至應用爲物。仍當驅耕夫牛。奪饑人食。證驗得十成無滲漏。卽是本家道流也。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時流錯認。遂尙泯默。以爲無縫罅。無摸索。壁立萬仞。殊不知本分事。但恣情識搏量。便爲高見。此

大病也。巖頭云。只露目前些子箇。如擊石火閃電光。若構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履處。趙州喫茶去。秘魔巖擎杈。雪峯輓毬。禾山打鼓。俱_一指歸宗拽石。玄沙未徹。德山棒臨濟喝。並是透頂透底。直截剪斷葛藤。大機大用。千差萬別。會歸一源。可以與人解粘去縛。若隨語作解。卽須與本分草料。如十斛驢乳。只以一滴師子乳滴。悉皆迸散。要腳下

傳持相繼綿遠。末後一句。始到牢關。誠哉是言。透脫死生。提持正令。全是此箇時節。惟踏着上頭關。楔子底。便請悉也。佛果問五祖云。可得畢竟如何。五祖道。須自來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爲汝着力不得。來來去去。忽因聞檀郎認得聲。俟然桶底脫。庭前柏樹子也透。麻三斤也是。玄沙蹉過也是。陸州擔板也是。不落因果也是。不昧因果也是。三乘十二分教。一六時中。眼裏耳裏。乃至鐘鳴鼓響。驢鳴犬吠。

無非這箇消息。

示杲書記臨濟正宗自馬師黃檗闡大機大

用。脫羅籠。出窠臼。虎驟龍馳。星飛電激。卷舒擒縱。皆據本分。綿綿的的。到興化風穴。唱愈高。機愈峻。西河弄師子。霜華奮金剛王。非深入闢奧。親受印記。莫知端倪。大抵負冲天氣。宇格外提持。不戰屈人兵。殺人不眨眼。尙未髣髴其趣向。況移星換斗。轉天輪。回地軸耶。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簡。四賓主。金剛王寶劒。踞地師子。一喝不作一喝用。探竿影草。一

喝分賓主。炤用一時行。許多落索。多少學家。搏量註解。殊不知我王庫內無如是刀。弄將出來看底。只貶得眼。須是他上流契證。驗認正按旁提。須還本分種草。豈假梯媒。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須是透頂透底。徹骨徹髓。不涉廉纖。迥然獨脫。然後的的相承。繼他馬祖百丈。首山楊岐。不爲衆竊爾。紹興五年八月。示微恙。趺坐書偈遺衆。投筆而逝。茶毘舌齒。

不壞舍利五色無數。塔于昭覺寺側。嗣法三十一人。

一聲喚醒千秋夢。無眠風光更屬誰。舉目了然非外物。月明依舊炤花枝。

第十六世平江虎丘紹隆禪師。昭覺嗣。和州舍山人也。九歲出家於佛慧院。旣長遊方。初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畧。有傳佛果語至者。師讀之。嘆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扣死心禪師。次謁佛果。一日入室。果

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曰。見。果曰。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果叱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果肯之。尋俾掌藏教。有問。佛果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果曰。瞋睡虎耳。後郡守李公光。延居彰教。次徙虎丘。道大顯著。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不托。墮坑落堊。直饒風吹不入。水洒不着。揀點將來。

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劃一劃曰。劃斷古人多年葛藤。紹興丙辰。逝塔。全軀于寺西南。嗣法一人。佛果爲紹隆。向歷落地。拈出吹毛劍。纖悉俱斬。隆師尋避無地。亦久裏蟬蛸。銜月走也。

第十七世明州天童應菴曇華禪師。虎丘嗣。斡州江氏子。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薤髮。首謁遂和尚。畧得染指法味。於是

徧叅知識。靡所契證。聞佛果住雲居。煅煉學者。師往禮依侍。果乃痛與錐剗。值果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頓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師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嘆。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當時與大慧同稱爲二甘露門。常誠徒曰。衲僧

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蚯蚓戀窟乎。隆興改元六月。化塔全身于本山。嗣法一人。

機關破
盡一時

休自此歸家得自由。于戈卸盡狼烟息。太平無事臥虎丘。

第十八世明州天童密菴咸傑禪師。應菴嗣。福州鄭氏子。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叅知識。最後謁應菴華和。尙於衢州明果菴。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菴領之。說偈曰。

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柳逢今四載。徵詰
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卻把正法
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觀。切忌便蹂跟。吾
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

後出世住衢州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
幾奉詔住徑山。及靈隱。嗣法七人。巨賈通商
到海門。傾

家買箇破砂盆。歸來到處
誇奇特。十字街頭笑殺人。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密菴嗣。廣安王氏子。後

出世上堂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忍俊不
禁。爲諸人作箇撇脫。拈拄杖卓一下云。流水
暗消溪畔石。勸人除卻是非難。嗣法三人。

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真見。還盡入
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第二十世徑山無準師範禪師。破菴嗣。生雍氏
蜀之梓州人也。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初
請益成禪老宿名堯者。坐禪之法。堯曰。禪是
何物。坐底是誰。師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

話有省。次謁育王佛剎禪師。剎問何處人。師曰。劔州。剎曰。帶得劔來麼。師隨聲便喝。剎笑之。至靈隱。破菴先禪師居第一座。一日遊石筍菴。師隨侍。有道者問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破菴曰。用捉他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傍忽大悟。異日開堂拈香。遂嗣破菴先禪師焉。嘗受詔住徑山。賜師號曰佛鑑禪師。宋淳祐己酉三月十五日示寂。其徒請

遺偈乃執筆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要更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炤菴。嗣法九人。

吹毛寶劔利鋒鉞。喝震如雷孰敢當。及至破家

窮徹骨通身脫白杳無光。

第二十一世仰山雪巖祖欽禪師。無準嗣。師初叅鐵樞遠。次叅天目禮。禮公爲松源嫡子。師敬慕之。懷香造其室。禮曰。汝豈不見臨濟三度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遭痛棒。未後向

大愚肋下築三拳。道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汝但恁麼看。師不喜而出。依舊自作主意。每常坐禪。一日纔上蒲團。面前豁然一開。如地陷一般。自此目前淨裸裸地。半月餘日。動相不生。然於中夜睡着。無夢無想。無聞無見之地。又卻打作兩橛。凡古人公案。有義路可以咬嚼者。則理會得下。無義路如銀山鐵壁者。卻都不會。故雖在徑山無準和尚會下多年。

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打箇踴跳。若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有下口處。如是十年。不得徹悟。後過浙東天目兩山。依住一日。佛殿前行。忽然擡眸。見一株古柏。觸着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碍膺之物。撲然而散。自謂如暗室中。在白日之下。走一轉相似。方始得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拄杖。師後出世潭州龍興。晚住袁州仰山。住持凡六

刹無準忌日。師拈香云。盡道先師今日死。誰知今日是生朝。不知卻有何憑據。紫柏黃檀一處燒。嗣法六人。開行開付。忽擡頭。古柏蒼蒼。豁兩眸。從此碍膺和底脫。一番拈出有來繇。

第二十二世天目高峯原妙禪師。雪巖嗣。吳江徐氏子。十五出家。於秀水密印寺。二十八杭之淨慈。立死限三年學禪。一日父兄尋訪。巍然不顧。初叅斷橋倫。令看生從何來。死從何

去話。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中單而出。又嘗發函忘肩鏹。有同叅僧顯。慨然曰。吾已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於是朝夕侍奉。惟謹。時雪巖欽禪師寓北澗。師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卽打出。閉卻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令看無字話。自此叅扣無虛日。巖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如是不知其幾。一日少林忌辰。隨衆詣三塔諷經次。忽擡頭

祖處持門 卷一
視五祖演和尚真讚曰。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者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時年二十四矣。先是雪巖移南明。師解夏。卽往省之。巖一見便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者裏。師便喝。巖拈棒。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曰爲甚打不得。師拂袖便出。自此機鋒不讓。一日巖問曰。日間浩浩時。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又

問正睡着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麼處。師無語。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卻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丙寅冬。奮志入臨安龍巖。自誓曰。操一生作箇痴猥漢。決要者一着子明白。越五載。因同叅僧推枕子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泗州見大聖。遠

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後入天目獅子巖。最險絕處。立死關。髮長不剪。截甕爲鎗。併日一食。宴如也。時巖住大仰。三喚不起。乃付塵拂印記。後成叢席。其道大振。遂有他方異域。越重海萬山而來者。至元乙未冬。示寂。辭衆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一句子。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

有差。天地懸隔。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逝。啓龕七日。端坐如生。塔全身于死關。信士全從進。得所剪髮。朝夕供養。舍利壘壘如珠貫焉。嗣法四人。沙裏淘金。金裏沙。至親翻作惡。冤家。枕頭打破。冤家窟。鼻孔捺天是甚麼。○無夢無想。王何處。白汗出身。念無起。枕子落地笑呵呵。伸手原在縮手裏。第二十三世天目中峯明本禪師。高峯嗣。杭之錢塘人。俗姓孫。母李氏。夢無門開道者。持燈。

籠至家。遂生師。師神儀挺異。具大人相。離襁褓。便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雖嬉戲。必爲佛事。九歲喪母。十五立誓出家。禮佛燃臂。誓持五戒。日誦法華諸經。夜則常行。困極。以首觸柱。自警。甫冠。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曼殊。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卻被生死之所流轉。於是致疑。一日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恍然開解。內外典籍。輒知義趣。而師自謂識量。

依通非悟也。遂從高峯。薙落於師子院。時年二十四。觀流泉有省。詣峯求證。峯打趲之。適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因問峯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峯曰。我但度竹篋子與他。師言下無得。於是高峯書真讚付師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衆徒詣師請益。由是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師猶自韜晦。未嘗肯。

以師道自處。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刹。齎幣迎師。卒不可致。或踰山泛海以逃。是故居無常處。然所過之地。皆成寶坊。縑素男女。無貴賤。皆望塵拜伏。金帛之供。一視而已。師初侍高峯於死闋。晝則作務。夜則禪寂。剋勵嚴苦。脇不沾席者十年。詰究研窮。始承記荊。自高峯化後。師或船或庵。榜以幻住。又朝廷聞師道風。賜佛慈圓炤廣

慧禪師之號。一時王公駙馬。莫不致禮。翰林承旨趙公孟頫。事以師禮。時問法要。晚居天目。癸亥八月示疾。有來省者。謂曰。幻住菴上漏旁穿。籬圯壁倒。不可久住也。語笑如平時。或強之服藥。曰。青天白日。曲徇人情耶。揮去。十三日。手寫偈遺別外護。及法屬故舊。十四早辭衆曰。我有一句分付大衆。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化。塔全身於望江石嗣

法四人

口若洪波。翻騰大海。心如明月。照耀古今。慣行有眼。棒善操。沒弦琴。只此半邊鼻孔。不知若箇是知音。

第二十四世伏龍聖壽寺千巖元長禪師。中峯

嗣蕭山縣人也。俗姓董家。世宗儒。父九閏母何氏。晚而生師。欲棄之。嫂謝氏趨救。鞠爲子。七歲卽就外傳。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莊重。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僧曇芳者。師諸父行也。欲乞師爲嗣。謝氏

難之。未幾師遘疾甚革。謝氏禱於觀音大士。頃之果愈。遂從芳遊。年十七。摩切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棄之。十九薙髮受具。習律於武林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受供。時中峯本禪師先已在座。遙見師。卽呼曰。汝日用如何。師曰念佛。峯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峯厲聲叱之。師胡跪求法要。峯授師以趙州無字話。令參。於是縛茅于靈隱山中。倏忽十載。歎

曰平生志氣充塞乾坤。今乃作甕裏醢雞耶。
復脇不着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
急往見中峯。峯又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
忽鼠食猫飯。墮其器有聲。恍然開悟。披衣待
旦。復往質于中峯。峯問曰。趙州何故言無。師
曰。鼠食猫飯。峯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曰。破
後云何。曰。觸碎方甕。峯乃微笑。祝師曰。汝宜
善自護持。栖遁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

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菴。後聲光日顯。中
竺訢公及行丞相脫歡。請師出世。師與弟子
希昇杖錫。至伏龍山。依大樹以居。帝賜號佛
慧圓鑑。并賜金襴法衣。至正丁酉六月示疾。
書偈曰。平生饒舌今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
滅投筆而逝。塔全身于青松菴。嗣法四人。從前
打睡忽然醒。脫落年來舊話頭。佛性有無
趙州老。青大白日沒來歸。

第二十五世蘇州府鄧尉聖恩寺萬峯時蔚禪

師千巖。嗣溫州樂清金氏子。母鄭夢儒。釋二人入其寢。覺而生二子。師居末。適有光燭室。鄭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褓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父母度不可留。使禮越之永慶寺。講主昇公出家。時年十一。入杭受具戒。叅止巖禪師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達蓬山。卓庵佛跡寺古趾。晝夜叅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舉瀉山踢倒淨

瓶話。忽契悟。說偈曰。顛顛倒倒是南泉。累我工夫卻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遂往見止巖。會止巖圓寂。師往掃塔。忽聞僧房殿主舉千巖和尚頌。有寄語諸方叅學者。莫教錯過好時光之句。師卽往伏龍謁千巖。纔入門。巖便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者裏與和尚相見。巖云。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云。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

波平月映潭巖命充第一座一日巖問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箇甚麼師將坐具打一
圓相叉手而立復呈偈曰南泉不是惱人心
有要將心去捉心不是我心不是佛性天空
廓有何尋巖允之未幾復退潛隱千巖和尚
招不赴乃以法衣頂相寄之後卓錫蘇州鄧
尉山衲子奔集遂成叢林嗣法三人無風荷
動有魚
遊躑跳金鱗出一頭閃爍翻
身怎麼去無賓王句一時收

第二十六世寶藏普持禪師萬峯嗣住聖恩爲

二世萬峯禪師付法與師偈曰大愚肋下痛

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

燈續燄古今傳嗣法六人哮吼一聲獅子出
掀翻無限野狐窟

大家艱艱赤條條
箇箇堂堂明歷歷

第二十七世東明虛白慧岳禪師寶藏嗣時年

十四于丹陽妙覺寺禮湛然師薙髮受戒叅

雲間松隱叩其心印然未心肯自誓若不徹

證不已。因禪定六日。出定。舉首觀松。豁然有省。尋至松之玄墓聖恩寺。見果林和尚。針芥相投。復指示見寶藏持禪師。且陳悟因。藏叱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得泊在者裏。師遂親炙座下。藏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詢叉手而立。藏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箇見解。師乃發憤忘寢食。至第二夜。驀然徹法源底。遂呈偈曰。

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箇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藏笑曰。雖然如是也。須善自護持。時節既至。其理自彰。嗣法一人。打破虛空。活卓卓。全身湧出。絕承當。廓然獨露。無私吝。天上人間。沒處藏。

第二十八世湖州東明海舟普慈禪師。蘇之常熟人。姓錢。世宗儒業。出家於破山至慧日寺。聽講楞嚴。至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處。乃曰。言說今日愈多矣。遂歸。日夜閱經。尋思實義。面

顏日悴。有居士問曰。師顏色有病。師云。佛法不明。故爾。非病也。士曰。佛法不明。何不往府中。鄧尉山。問取萬峯和尚去。師聞之。欣然便詣鄧尉。見萬峯。峯問曰。沙彌何來。師禮拜起。曰。常熟。峯曰。到此何爲。師舉前話。再拜求示。峯便劈頭兩棒。攔背一踏。以脚兩踢曰。只者是實義。師有省。起曰。好只好。太費和尚心力。峯笑而許之。付以偈曰。龜毛付囑與兒孫。兔

角拈來要問津。一喝耳聾三日去。箇中消息許誰親。又曰。子當匿跡護持。莫輕爲人師範。師乃結菴於洞庭山塢。廿有九年。一日僧至。問曰。當日有何所見。遂隱於此。就不再參人。去。師曰。我昔日問萬峯。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峯便打。自從此得悟。僧曰。請言得之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的。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屬皮毛。僧曰。若據此見解。生死尙未了。何得

言悟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有疑。卽棄庵渡湖往安溪詣東明。適有人設齋。師至關前。問明曰。今日齋是什麼滋味。明曰。到口方知。說卽遠矣。師曰。如何是到口味。明卽打滅燈曰。識得燈光何處着落。味卽到口。師無語。次日黎明遣侍者請師。師至。明問曰。曾見人否。師笑曰。只見一人。說出恐驚人。明曰。假使親見釋迦。依然是箇俗漢。但說何

妨。師曰。萬峯。明曰。萬峯卽今在什麼處。師面赤罔然。明曰。若如此。不曾見萬峯。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忘。偶值香燈繩斷墮地。忽然大悟。詣關前呈悟錄。明曰。老闍黎承嗣萬峯去。師曰。白公爲我打徹。何得承嗣萬峯。明乃笑。遂集衆出關陞座曰。瞿曇有意向誰傳。迦葉無端開笑顏。至此豈容七佛長文殊面赤也。茫然今朝好笑東明事。千古令人費唾涎。

幸得海公忘我。我濟宗一脉續綿綿。乃擲下拄杖下座。師卽入方丈禮謝。明日老僧不出月去也。至廿七夜辭衆。廿九日示寂。師仍欲遁歸洞庭。四衆苦留。乃繼其席。萬峯忌日。師拈香指眞曰。我幾淹殺你甕裏。幸是普慈。若別人不可救也。爇此瓣香。堪酬接引。喝一喝云。只笑你護短沒頭師。佛法當人情。展坐具禮拜。又拈香云。此一瓣香。供養東明長老。一

片赤心。鞭策令余洞達宗源。連喝兩喝。受恩深處。便爲家。有乳方知是阿娘。禮拜起。慟哭歸方丈。臨示寂。說偈曰。九十六年於世。七十四載爲僧。中間多少諸訛。一見東明消殞。以拂子打○云。釋迦至我六十二世。有不可數老和尚。又打○云。多向者裏安身。咄。乃投筆而逝。在景泰元年。全身塔于東明左側。得法十二人。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分明鐵山崩倒。壓銀山。盤走珠。吟珠走盤。不得春風。

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所謂曾
伴夜行驚惡虎。幾回同上碧蘿峯。

第二十九世寶峯明瑄禪師。海舟嗣。姑蘇吳江人。姓范氏。在俗爲木匠。因海舟和尚造塔院。斧傷自足。痛甚。索酒喫。舟聞之。往謂曰。適來。范作頭傷足。猶可。假若斫去頭。千石酒。與作頭喫。作頭能喫否。師有省。卽止酒。遂求爲僧。舟卽與披剃。曰。今日汝頭落地。師曰。頭雖落。好喫酒。人頭不落也。乃充火頭。一日師負薪。

舟見曰。將荆棘作麼。師曰。是柴。舟呵呵大笑。師罔然。舟曰。是柴。將去燒卻。師起疑。曰。和尚畢竟是甚麼道理。故問我。我不能答。是夕刻意參究。不覺被火燎去眉毛。面如刀割。以鏡照之。豁然大悟。呈悟於舟。舟便打。師奪拄杖云。者條六尺竿。幾年不用。今日又要重拈。舟大笑。師呈偈曰。棒頭着處血痕斑。笑裏藏刀仔細看。若是英靈真漢子。死人喫棒舞喃喃。

舟曰卽此偈語可紹吾宗乃付偈曰臨濟兒
孫是獅子一吼千山百獸死今朝汝具爪牙
威也須萬壑深藏止從此名聞遐邇學者雲
集得法五人逝於成化八年十二月九日全
身塔于東明寺左嗣法一人

將柴喚棘嘴都
盧鉄汁灌他作

醉壺骨髓皮毛皆換
盡太阿舞得把龍屠

第三十世天奇本瑞禪師寶峯嗣南昌鍾陵江
氏子年二十隨父商于潁州偶厭世相遂信

步至荆門禮無說能公披剃爲沙門令看萬
法歸一一歸何處話師乃徧叅耆宿晝夜坐
禪至隨州觀音寺聞進長老會中度夏見壁
間有警策一篇師時持不語每擡頭惟看中
間兩句曰沉吟是阿誰舉處是何人且看且
叅日久意深覺山河大地林木池沼六根六
塵都來只是一箇誰字後與全首座往襄陽
偶聞婦人喚猪聲全說偈曰阿娘牆內喚哪

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者些關。楔子。阿娘
依舊是婆婆。全舉了便行。再不回顧。師自念
曰。且不得直下承當便是乎。行數程。猶恍惚
不已。一日病中。聞僧舉大慧禪師發背因緣。
豁然透得。全公說偈之意。乃作頌曰。直下承
當。事不差。皆因分別隔天涯。若能返此回光
焰。直下承當。本不差。因入蜀。見楚山雪峯諸
老。漸有省發。未後叅寶峯和尚。峯云。甚麼處

來。師云。北京。峯云。只在北京。別有去處。師云。
隨方瀟灑。峯云。曾到四川否。云。曾到。峯云。四
川境界。與此間如何。云。江山雖異。風月一般。
峯豎起拳頭云。還有這箇麼。云。無。峯云。因甚
卻無。云。非我境界。峯云。如何是你境界。云。諸
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峯云。汝豈不是著空。
云。終不同鬼窟裏作活計。峯云。西天九十六
種外道。你是第一。師拂袖便出。乃付偈曰。濟

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嗣法二人。隨機蕭灑大方

出撥着當頭便返擲箇中境界阿誰知諸佛從來不能識

第三十一世關子嶺無聞明聰禪師天奇嗣邵

武光澤縣人也。俗姓奚。母吳氏。將誕師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氏辭之。夜半遂生師。而病僧亦以是夕亾於道上。里人咸謂此僧再來也。師生三歲。父母繼亾。外祖憐而收養之。未

期年。外祖亦死。舅氏以師命孤苦。乃送且隱菴爲僧。十七得度。二十受具。精毘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同學皆敬之。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師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師乃依文講之。老宿詬罵而去。師從此疑情頓發。念念孜孜。經五六載。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差謬。遂叅諸

方得法于天奇老人焉。奇問在世忘世。是如何。師云。了物非物。奇曰。在念忘念。是如何。師云。於心無心。奇曰。心佛俱忘。是如何。師云。華山高嶠。太行峨。嗣法五人。輕輕翻轉定盤星。迷悟都來摠不親。

赤子條條赤骨髓。一雙隻手起家門。

第三十二世笑巖月心德寶禪師。無聞嗣。金臺吳氏子。世族錦衣。師幼孤。情質近道。弱冠時入寺聽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如來爲輪王

時。捨國城妻子。頭目手足。因感悟禮廣慧能禪師出家。旣落髮。徧參名宿。乃至伏牛火場。淨土觀門。無所不歷。遂造關嶺。謁無聞聰公。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爲甚不明斯旨。聰厲聲曰。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連下數轉語。皆不契。後因泉邊洗菜。忽然一莖菜葉墮水。師逐水圓轉捉之。不可得。遂有省。喜躍來歸。至晚。聰以玄沙未徹語問之。師曰。賊入空

房聰曰者則公案不得草草師便喝拂袖而出。數日後辭關嶺與爽菴結伴入楚叅大覺。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當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師擬對。覺以手掩師口曰。止止。猶更挂齒在。師乃豁然曰。可謂束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誠大遠在。卽呈偈曰。自笑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

幾番黑。如今謝王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爲助喜。未幾覺順世。師回關嶺。聰禪師甚重之。付以法印。後與聰圍爐次。聰云。人人有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云。一火焚之。聰云。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云。有卽有。佛眼覷不見。聰云。子還見麼。師云。某亦不見。聰云。爲甚麼不見。師云。若見。則非真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

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爲問
今何在。分明舉似師。聰云。堪紹吾宗。嗣法三
人。仲手不及見。非菜一火焚之絕無碍。
木來父母碎百嚼七縱入橫渾無碍。

第三十三世荆溪幻有正傳禪師笑巖嗣俗呂
氏溧陽人也。年十九薙髮于樂菴和尚。因嬰
勞疾。菴令看父母未生前話。久之無所契繇。
是克勤精進。歷二七日餘。一夕經行方坐昏
沉。無奈。忽聞琉璃燈花。燁爆聲。豁然有省。乃

曰。始知古人所謂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沉。
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若有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虚空悉皆消殞等說。皆非虛語。于是
直造燕都。叅笑巖和尚。求印可。通所得未竟。
巖忽趨出。隻屐曰。向者裏道一句看。師無語。
乃通夕不寐。至明旦猶立簷下。巖出見喚之。
師回首。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師有省。
服勤數載。禮辭南歸。巖書從上源流付之。臨

行贈以一笠。曰無露圭角。師初住龍池。次遷五臺。秘魔。次北京。普照。晚歸龍池。上堂。舉文殊三處度夏話。師曰。文殊當時太殺神通。迦葉奈何。局于智短。若作迦葉。應把黃面老子。先須擯卻。何也不見道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上堂。豎起拂子。曰。老僧今日借取這拂子。一時說法。直得三世諸佛立地聽。汝等現前俱信得及麼。倘信不及。止止。不須說。我法

妙難思。題香爐偈曰。有耳聞聲一似聾。無容餘物動乎中。灰心未必常如此。贏得清烟便不同。師與士大夫遊。嘗舉東坡點琴操語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何所感。便削髮爲尼耶。士大夫多不契。又慮學者見落斷常。著書三篇。曰駁語。曰性住釋。曰物不遷。題旨刻行于世。萬曆甲寅春。仲示寂。塔建本山。與一源禪師同塔。嗣法三人。天童

悟罄山修淨名蓮

燈花報喜話偏長。趂出鞋兒不覆藏。斯破修羅障。月

勢爐中。猛焰變空霜。眼裏着得百千萬億須彌山。耳裏着得不可思議大海水。

第三十四世明州天童密雲圓悟禪師龍池嗣

宜興蔣氏子。家貧。樵採爲業。但于歲歲二三月中。忽動世間無常之想。便欲修行。年二十七。荷擔度山曲。觸路旁積薪。有省。得管帶拘心意。日用嘗令昭昭然。越兩年棄室。又明年。從龍池山幻有傳禪師出家。然覺生死到來。

畢竟不穩當。二六時中。看得心境兩立。古人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越看越成兩箇。因舟次請益龍池。池曰。你若到者田地。便放身倒臥。師禮拜起。昏蒙益甚。嗣是惟加罵詈。師慙悶交感。至大病汗流。二七日方愈。遂掩關數載。適傳公入都。舉師監院事。一日自城中歸。過銅棺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大端說似人不得。爾時昭昭

靈靈底不知向甚處去了。又自密密舉前所
會古人因緣。宛爾不同。亦不自疑是與不是。
一日。龍池喚師及覺字入室。曰。老僧昨夜起
來。走一回。把柄都在手裏了。汝等爲我扶持
佛法。師便出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
○○○○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爲
賞罰。龍池目之大笑。師接來付火。未幾池示
寂。師依塔三載。萬曆丁巳。衆請繼席開法。次

住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凡六巨刹。宗風
大振。上堂。禪不在叅。道不在悟。直下了然。超
佛越祖。驀拈拄杖曰。卽今莫有超佛越祖者
麼。卓拄杖曰。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擲拄
杖曰。爲什麼如此。撫掌曰。這裏放過則不可。
上堂。本來無物可評論。未悟之人。妄見分。忽
若逆開頂顙眼。大地山河一口吞。上堂。樹彫
葉落。明明脫體全彰。雲散天空。杲杲日輪當

午正恁麼時。霜風劈面來。諸人還覺寒毛卓
豎也無。若也覺得。如龍得水。似虎靠山。日用
頭頭全體露。折旋俯仰沒遮攔。喝一喝。上堂。
子規啼血滿花枝。口口聲聲祇叫啼。不耐時
人猶不省。年年三月又來啼。大眾還委麼。自
是不啼啼便得。五湖烟景有誰爭。卓拄杖。一
下上堂。太白山中儘有柴。一株不許衆人搬。
老僧不是多護惜。爲要諸人徹骨寒。雖然如

是。只如道。三界無安。猶如火宅。諸人又向甚
麼處迴避。若也迴避得。可以高超三界。獨步
大方。其或未然。各各炤顧眉鬚始得。崇禎辛
巳。國戚田公爲皇貴妃齋紫衣入山。請師演
法。復得俞旨。住金陵大報恩寺。師以衰邁遜
謝。明年春拂衣上通玄。秋七月三日示微疾。
七日午時奄然坐化。流光夜炤。四山變白。壽
七十有七。迎全身。歸塔于天童幻智庵右隴。

嗣法十二人。五峯學。鄧尉藏破山明。徑山容。金粟乘。寶峯忍。龍池微。天童恣。雪竇雲。古南門。報恩賢。天童奇。杖頭發起。酸紅火。佛祖皺眉。無處躲。大地山河。盡化灰。殺人不用磨刀斧。喧天動地老和尚。徹骨徹髓一條棒。終始不開第二門。天上人間作楊樣。中興臨濟之道。萬古法門標格。真一代開闢大宗師。

第三十五世徑山費隱通容禪師。密雲嗣。閩之福清何氏子。十四依鎮東慧山祝髮。初叅壽昌博山。及雲門。皆不能了手。有偈見志云。吾

年二十五。氣海吞佛祖。不過古人關。豈踏今時路。後聞密雲和尚過越。寓吼山。遂謁。便問覲面相提事。若何。雲以番菩提珠便打。師云錯。雲又打。師便喝。雲祇管打。師祇管喝。至第七打。頭顱幾裂。所有伎倆知見。一切氷釋。一日雲問。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汝作麼生會。師云。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雲云。離了此。又作麼生。師云。放和尚三十棒。

雲云。除卻棒。又作麼生。師便喝。雲云。喝後。聲
師云。更。要。重。說。偈。言。雲。便。休。去。旣。而。雲。王。金
粟。命。職。西。堂。明。年。隨。赴。黃。檗。雲。陞。座。以。源。流
衣。拂。付。焉。拄杖橫肩挑日月
拳頭劈面打人天

上堂。全。身。擔。荷。赤。體。提。持。要。是。夙。有。器。骨。英
靈。漢。子。於。尋。常。日。用。活。卓。卓。地。不。將。奇。特。言
句。貼。于。額。頭。玄。妙。理。致。蘊。于。底。裏。專。用。格。外
鉗。鎚。獨。奮。宗。門。牙。爪。生。擒。猛。虎。活。捉。獰。龍。縱

有。言。超。佛。祖。行。過。舍。那。入。此。閻。域。未。免。橫。身
撥。出。其。餘。之。輩。觀。心。作。念。着。意。思。惟。塵。寂。光
生。而。有。神。穎。妙。慧。自。作。去。就。畢。竟。搆。他。語。脈
不。上。要。有。者。等。丁。卓。始。可。別。行。教。外。單。傳。直
指。主。持。棒。喝。全。行。正。令。而。與。從。上。瞎。驢。蹄。角
相。肖。上。堂。句。要。分。明。意。須。不。錯。不。錯。分。明。灑
灑。落。落。隨。處。降。雨。騰。雲。不。比。禿。筴。墮。在。壁。角
所。以。垂。鉤。四。海。只。釣。獰。龍。格。外。玄。機。爲。尋。知

已順治庚寅年師受杭州府餘杭縣暨守鎮
及諸鄉紳合山禪德等共請住徑山興聖萬
壽禪寺上堂云高提祖印須藉名藍流通正
眼要有人歸此山爲江南首刹天下人聞莫
不仰止蓋有五峯挿天萬松覆屋兩徑走天
衢三門鎖龍澤況有八十餘代祖師於此建
大法壇弘無上道宗風振遐邇光明炤古今
龍章聿降鳳詔頻臻代不乏人珠聯璧合赫

赫然祖室傳燈叢叢爾山藏龍象盛哉當年
壯麗可觀山僧今日到此主席大似鼠尾續
貂如何得相似去遂以拂子作圓相云拾得
者顆明珠特特持來要與列代祖師等閒一
賽蓋佛佛道同祖祖不異且道此珠與歷代
祖師是同是異若道是同古今相隔作麼生
說箇同若道是異佛佛道一作麼生說箇異
舉揚到此大似機輪轉處難爲回互直得八

字打開縱橫無礙。閒將三句權接人天。四喝頻施。敲磬龍象。料棟將來。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炤用同時。掀翻海岳。別覓知音。拋出家具。賓主相看。更喚三玄三要。爲破沙盆。追回臨濟家風。振轉列祖鼻孔。尊宿當年如寶集。無窮三昧。潑空流復。舉當時僧問開山國一。欽禪師云。如何是道。國一欽答云。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據國一欽。怎麼答話。雖則

道出常情。機通格外。簡點將來。也是板齒生毛。忽有人問山僧。如何是道。但答云。兩徑盤旋上翠微。據此與國一欽。想去多少。只如今日最初上堂。祝贊一句。意旨如何。喬木山中無盡數。檀那福壽倍於斯。寬今宇宙誠然小。窄也絲毫實不存。師自黃檗。暨至天童。錯鈍衲子。寒暑弗懈。每見諸方言行。有乖法門者。不避怨憎。直筆救正。著書十二卷。顏曰別集。與語錄並行于世。

嗣法門人隱元琦朗真幾亘信彌百癡元玄
密定三笑密孤雲鑑古淵成本充盛柴立已
空崑坦蒼霞桴斷眉敏課虛真韜明宗又度
舟天水廣雲浪全尙綬權靈機觀靈嶽古正
法宏穎正端太白雪離言法千峯立居士王
谷嚴大叅嚴栴徐昌治

百萬雄軍入漢關。鼓風凜凜震天寒。單刀直取顏良首。正令全提有甚難。未常說妙談玄。圓着不棒便。奉到處建。楸立刹。方顯臨濟真傳。

予昌治法名通昌。號觀周別號無依道人。鹽官人也。生最晚。父母甚憐愛。幼習儒。蚤補博士弟子。以副榜貢入都。道經山東。奏兄從治。巡撫彼省。被圍萊城。時援萊者泄泄。且掩敗爲功。予據實具疏上聞。得俞旨。旋攜兄家眷南還。見髦父嘆世情冷淡。鬱鬱不樂。發憤攻苦。獲登賢書。以慰親心。到處叢林。皆擁護而捨田輸粟。竭力傾心。獨金粟爲最。一日因聽

講楞嚴經。薦得瞿老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
六識捨卻。無可捨處。是放身命處。當下心意。
豁然。遂棄公車。猛圖佛乘。分家脫俗。一切撇。
下。正如獨坐虛空。四方無壁落。蓮生火裏。擔。
柴帶月歸者。灑灑落落。笑傲自繇。適隨費老。
人入徑山。喜而付杖。銘曰。覲體現前。描畫不。
得。妙運超方。了無羣惑。指點人間。疏通正脉。
又書偈曰。立地頂天一丈夫。儒宗釋典旨相。

符年來體道深深喜。肯把瞿曇擔子扶。偶佩。
誦嫡傳一帙。老人復諭曰。源流正派。拈頌者。
多。汝試品題。可稱獨步。或自出手眼。或採訪。
古錚。或集收諸宿。使觸目會心。有所裨益。豈。
不美乎。予遵行刊布。所謂垂絲千尺。意在深。
潭。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是則。
予殷殷致望於得魚忘筌者。

本師費隱禪師寄贈

備閱傳序履歷如飲甘飴
且具正知見以弘護大法

真末世中東南光明幢。燁耀剎海何幸如之。
喜不自禁。又云居士昔著儒書。今宣佛旨。實
係靈山會上發願而來。非同等閒也。

金粟百癡禪師跋語

佛祖來源機語。諸方錄出。流行者浩繁。不可
勝計。然未有如觀翁之簡切著明者也。觀翁
以富貴之身。行拔俗之事。瀝膽輪肝。爲法門
大城塹。忽有所得。遂將自己手眼。與這一隊
老古錘。面目輕輕點出。使天下人共見共知。
其用意可謂勤且至矣。予披閱再三。擊節稱
善。諸人若弗信。請向此錄中。着一隻眼。便知
觀翁立地處。且如何是觀翁立地處。還委悉
麼。解用不須霜刃。劍延齡奚必九還丹。

附刻本師費老人付法語偈。

觀周徐居士。護持老僧。弘揚祖道。自金粟至
天重。自天章至福嚴。自福嚴至徑山。將二十
年。心不異緣。猶如一月。每常叩問。其已躬下
事。大似坐在大海中。有問海水如何。明知無
非是水。雖不答而答。若答猶有非水者在。蓋
生平于孔孟及我教乘。理致大同之旨。淹貫
甚熟。不脫其極則之理。大段然耳。茲到維摩
相看老僧。畧叙寒溫。于次早喫粥時。老僧啟
云。欲操宗門一事。須是契理契機。理則理致。
機則機用。如古人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畢竟是箇甚麼。居士荅云。是無位真人。老僧
云。如何是無位真人。居士荅云。喫粥底不是。
那少頃。老僧又問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居
士驚顧如意云。者箇是如意。老僧又問。不喚
你如意。又作麼生。居士擬議。老僧急索云。何
不問我。居士云。不喚你如意。又作麼生。老僧

遂拍桌一下居士仰唯唯然居士秉性
天生厚重。尋所作不涉枝蔓。如此對機。數語
言簡理盡。悉知其造詣之大槩也。所謂供佛
不在香多。良有以焉。遂以一偈并如意一握。
囑以表信。更期從此以去。日用之間。騰騰任
運。任運騰騰。以正法眼。照了千差萬別。與諸
方禪老交際。語脉須斬釘截鐵。纔是拋栗棘
蓬。柳金剛圈。續佛慧命之大任也。偈云。二十
年來護法道。今朝放下樂天真。指
揮向上關頭事。照用應須手眼親。
昌治和韻呈偈
昔年贈我無依號。而今信我樂天真。案前
拍須彌碎。萬法齊收日用親。



